

蘄水陳曾穀譯述

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是圖於縣名之外。所採取之村鎮墟集等名。悉以已設電局及設三等以上之郵局處為標準。其重要之處。更繪圖百數十幅。并附以詳細之說明。

謝觀編

本國

新地

理圖

教育部批  
查該圖說尙屬詳  
晰應准審定以供中  
學校及師範學校教授地  
理之用

一冊  
一元

元四 (414)

## Dingle's "Across China on Foo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  
初七版

回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丁格爾

譯述者 蘄水陳曾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 序

辛亥八月武昌事起。避居滬濱。披中西報紙。述武漢戰事者。莫翔實於大陸報通信員丁格爾君。後讀丁君論中國將來之伏禍一篇。乃知丁君前二年。曾自上海至英屬之緬甸。除輪舟可通外。皆徒步跋涉。不辭艱瘁。以考察中國內地情形。著有步行中國遊記一書。亟購閱之。其書述吾國西南山川種族政治生計風俗甚詳。足爲謀國者之考鑒。不獨瀏覽景物。搜索異聞而已。夫丁君西人也。而於吾國之事。其用心之深。關懷之切。如此。寧不使吾人愧怍而悚懼耶。抑吾讀其書。尤有感者。吾國人今日羣趨於歐化。舉凡一切服飾建築倫理宗教風俗習慣。莫不鄙棄其舊。而欲同化於歐人。此固爲改革之時。必不能免之象。然循是而下。不至自喪其我不止。觀是書中有言曰。歐美之文明。固極燦爛。實不啻爲束縛人身之具。又曰。世界真樂。不在奢華靡麗之中。而當於樸質純厚中求之。又曰。中國之文明。亦有宜爲歐人取法者。又曰。中國人無論如何改革。必自成其爲中國人。又曰。中

國人有極堅苦忍耐之特性。必能成偉大之事業。爲世界之盟主。是言也。其爲實錄乎。抑爲過譽乎。因譯出以餉吾共和之國民。讀是書者。可以興矣。亦不可不勉焉。譯者記

# 目次

緒言

自新加坡至上海

自上海至宜昌

由宜昌至重慶

自重慶到敘州

自敘州府至昭通府

一千九百十年昭通之亂

雲南東北種族及傳教事業

自昭通至東川府

自東川府至雲南府

自雲南府至大理府

自大理府至瀾滄江

經過瀾滄山谷至騰越

記薩爾溫山谷中之黎蘇種族

自騰越至新街

行程表

中國權量之不一

中國西方之鵝喉

一千九百十一年正月漢口之騷動

東京雲南鐵路

中國陸軍之進步

雲南交際之略史

法人在雲南之舉動

佛教及天主教

中國錢幣之不一

中國西方之天足

# 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

## 緒言

遊中國易。步行則難。道路之艱阻。起居之不適。皆他處所少見者也。予既決意游歷中國。自長江山峽盡處步行至英屬之緬甸。艱難困苦。幾遭不測。然未敢求安逸而背步行之宗旨也。其中瀕於危者數日。實因山行過勞。遂伏久病之根。不得已住內地調理數月而後啓行。其後予復自緬甸返於雲南。住東川昭通。周歷於郊野。予之遊也。食中國之食。及至苗地。僅以蜀黍療飢。予之宗旨。不過觀察中國內地情形。未攜各種器械以測所經荒遠之地。據予所聞。除教會外。惟予至中國內地爲最遠最久。此書皆沿途路旁之所記也。予遊既畢。見字林西報所載數行云。北京各使館及上海領事皆接革黨之匿名書。宣告不久有推翻政府之事。如外交團不助滿清。當任保護之責。否則將有不利於旅居外人也。此書投遞頗奇。郵印不甚清晰。見於一千九百十年六月三號之西報。閱予書所記中國改革之

事。必須將上列之言。記於心中。中國或復有拳匪之發見。爲予等所不測。如漢口之騷動。雲南之叛亂。皆可證余言之不謬也。丁格爾書於中國湖北之漢口。

### 自新加坡至上海

予立志由中國此端而至彼端。卽自上海口岸。行一千五百英里之水道。一千六百英里之陸路。至英屬之邊界也。予乃一雜誌者。又政府派往揚子江陸軍之一人。予之游中國內地及著此書。實受諸報館之所託。故讀予書者。知予不過一新聞記者。於閒暇游歷之所作耳。予步行此繁盛之地。自一千九百零九年始。然前數十年。卽思往中國考查閉關以前之實況。故予幼年時卽萌此志焉。一年之冬。予居於英殖民地新加坡。與予友談中國事。遂決意乘無事時。往中國內地一遊。予友亦表同意。夫以雜誌家之眼光。觀察中國情形。必有所獲益。予二人既定意。乃於一千九百零九年二月二十二號登舟。此時日西落。照新加坡海口。甚美麗。新加坡者。東方一最要之門戶也。爲不熱心之政府所束縛。故不能十分發達。予

登法國郵便船名栗華者。至上海。吾友乃一佳伴。然因予此行甚決。頗有悔意。謂予曰。君此游恐係最末次之游歷也。彼國士民。豈肯聽君生還耶。予友不知中國內地情形。故所言如此。予所欲至之地。乃世界各國之所注意。此國家方改革其內政。沿路所聞。皆維新維新之言。僉云中國者。乃中國人之中國也。政府諸王公皆惡聞此言。報館則極力鼓煽之。各種新聞。莫不如此。然亦有薰蕕並舉。不加以別擇。以其一知半解。知識不甚完全也。此種種言論。果能鼓動未開化之民人耶。此改革之說。果全國民意皆如此耶。故極思一考察之。揚子江流域。及鐵路經過之都城。皆辦新政甚力。而西南諸省則不然。此書二卷。卽述西南諸省之情形也。自吾觀之。中國欲躋美於列強。必先奠血於神聖之前。質言之。卽非革命流血不爲功也。然無論其價值如何。其財政之拮据如何。其人民之反抗如何。而改革之機。已有炎炎之勢。予甚願中國之改革。必達諸完美之域。雖一班頑固之輩。頗爲新政之阻滯。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言。已漸居勝勢矣。中國之舊文物。已廢

墮無可脩治。而官界之腐敗。復阻新政之進行。但中國現勢。已至不能不變之時。此人人之所知也。可異者。政府與人民之意見。絕不相侔。爲從來所罕見。夫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豈一紙空文之上諭所能移易耶。故政府雖強民之信其言。而民之意乃絕與之相反。若仍此因循不變。則可驚可怖之事。將不能免。觀予書第二卷可知矣。予書第二卷所述者。雲南內地。毫不見新政之萌芽。官界人民及社會之情狀。皆不甚進化。其謠俗卑陋。度日極苦。自西人觀之。與游牧之民何異。故中國之維新。人多笑之者。然予信中國將來必可改革。必能新建一鞏固之政府。然此政府。必俟歐洲各國意見和平乃克達其意焉。此言則甚長矣。予生雖不能見。予之子孫必可見之。中國已有各省進行。再經數年。必漸趨於真實。不復如今日之虛僞也。新加坡上海之間。經西貢香港二地。於此二地。可知英法二國在東方之殖民政策。絕不相同。法人之經營西貢。幾欲與巴黎相埒。英人在此。則毫無勢力。至西貢城。須經過瀾滄江。江急流入中國海。兩岸皆大樹。不見一人。予

至西貢登岸一游。地雖熱帶。而下午天氣涼爽。街市中多可游散之處。有絕大劇場。茄菲館。觀憲兵之游行。及行人之狀態。儼然如重游法都及意大利。城內道路。則甚窄。污濁之物堆積。經太陽蒸發。散爲穢惡之氣。可見法人對於越民之進步。實冷淡置之。路中所遇。似政府之官員。服白色之衣。乃法式之甚陋者。周圍以金邊。銅鈕扣。與新加坡香港所見不同。然亦有人居於東方法人之中。亦頗忘其爲英人者矣。向北行三日。至香港。香港者。乃蘇彝士之東。用兵最要之地。此島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南京條約。讓於我國。此條約歐人皆應知之。四日至吳淞。停數點鐘。歐美人以爲上海乃瀕海之口岸。不知離海面尙遠。入黃浦江十二英里。乃至上海。此處爲揚子江第一口岸。小船游行黃浦江中。各式之帆。與破百葉窗相似。各國商船。懸其本國之旗。在此黃色之潮流中經營其利甚忙。船漸近岸。客棧招待者。及苦力東洋車夫。乞丐。思得其分內之利與非分者。羣集予之左右。有鹵莽之挑夫。撞予身而過。可謂野蠻之至。予之行李。置於四人所推之車內。卽至客

棧。予在船中已食茄菲。而上岸勞碌。又復飢餓。不能如法人之少食耐飢。不久復進餐一次。予二人不投身上海各種社會。與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之英美法德俄丹普及其他各國之人皆不聯合。彼等皆久居於此。予二人不久即他往者。上海城中人民甚多。東方之城皆然。電車汽車東洋車及中國手推之車。各種聲音繁雜。使人不耐。可謂奇矣。

### 自上海至宜昌

宜昌扼峽江之口。離海約一千英里。自上海乘江輪溯揚子江而上。旬日可達。交通便利。予於一千九百零九年三月六號。自上海登輪。其時夜寒風緊。彷彿置身於英國泰晤士河之江岸焉。揚子江者。乃中國最巨之河流。其關係之重要。惟美國之米西西比河差可比之。余坐江輪。自上海啓行。四日而達漢口。漢口者。乃漢水入江之口。居中國行省之中心。當未與歐人通商之前。已爲國中之巨鎮。今則尤爲商務及軍事最重之地。予因候淺水輪船。居留五日。西隔漢水。遙見漢陽鐵

廠兵工廠之煙隆隆直上。規模壯闊。南隔揚子江爲武昌。乃湖北省之都會。湖廣總督駐節於此。統計武漢三鎮人口。達二百萬以上。當京漢鐵路未通之前。自北京至漢口。至速須三十日始達。今則僅需三十六點鐘而已。川漢及粵漢鐵路。今亦開始建築。皆以漢口爲交點。此後漢口工商業之發達。將爲通地球中之冠。未可知也。予在漢口謀得一護照。此護照乃游歷湖北四川雲南貴州四省之用者。余觀歐人之居留於此者。甚爲愉樂。幾忘其身居於異國焉。在此地經營商業者。較之在我非洲東部之殖民地。及馬來羣島者。迥不相同。蓋此地實至繁盛而至完美之地也。中國人性質和平。重信義。所發之言。卽不啻至確實之契約。雖前不久匯豐銀行有一被騙之案。然不能以此一事。遂例其餘。蓋此不過偶有之事而已。以予游歷之所經驗者言之。中國人不獨言出必踐。且其行事亦頗有恆。與之交易。實甚可信。惟在其內地。吾歐人所最感不便者。卽街市穢惡。不講衛生是也。予至漢口。正當冬季。然其街市中汙穢之氣。已覺不堪。若在夏季。更可想見。漢口

夏季之熱度。不下亞丁。在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歐人中即有二十八人感霍亂而死者。若華人則更不知其數。此皆由於不講衛生之過也。中國人衣服寬博。且尙不知以羊毛織呢。皆恃綿衣以禦寒。若自吾歐人觀之。則甚覺其不便。然中國人固皆安之也。予不明中國語言。人皆謂予游歷中國內地爲甚危險之事。然予旣立此志。則仍勇猛前進。後此必有極大之困難。予亦知之。然予所恃而不懼者。以知中國人之性質純良。其或有不幸之事。必由於吾人不能忍耐之故。且予等游歷於中國之內地。較之中國人之至歐洲內地者爲易。今試設想有一中國人。著中國之服裝而遊歷於英國之鄉間。自鄉人觀之。將詫爲何如奇異之事乎。予以三月十九號上午之七鐘抵宜昌。此地通商起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芝罘條約。每年進口貨物。約值銀四十兆兩。予抵岸至領事府。欲就之訪問中國內地之情形。然實未有所得。但使予等往訪內地傳教會而已。予等遂往尋內地傳教會之代表。不遇。又往禮拜堂與一商人之家。皆不遇。余友甚爲忿怒。乃不復他往。

但恃予自己之毅力。期達予等之志願耳。於是雇得一能英語之廚役。又置辦一切需用之物。而購買糧食甚富。各物既備。乃雇一民船。船夫因豫備糧米。及種種雜事。未遽開船。復向予索四分之三船價。予等久候。殊爲煩悶。船夫復惡聲言曰。欲吾啓錨。必須擇一佳日。及既行。復宰一雞以祭江神。預祝一路之平安。船夫或搖其槳。或牽其纜。徐徐呼風而行。回首宜昌。已在船後。此後風景。與宜昌以下不同矣。

### 由宜昌至重慶

江行數里。入山峽中。天光漸暗。兩岸石壁。忽高忽下。至絕高處。僅見天一線而已。忽見巨石嶽然而落。幾壓江面。如蒼鷹之下擊。對面幾不見人。久之聞雷聲殷殷。自遠而至。如餓獅之吼。心頗悸。計此峽有十六英里之長。世界四大江中最著名之江也。其先開闢。實具神工。江流峽中。如匹練然。沿路所見。皆高壁嶙峋。宜昌以下之風景。心目中若遺之矣。風漸起。若有大風雨之象。船夫急豫備一切。忽霹靂

一聲。船夫皆大呼。蓋出乎人之所不防也。久之。忽有日光下照。映水作黑色。光景變幻。使人疑懼。如病夫所感之不同。然此景實絕佳。爲平生所罕見。久之大雨復至。雷電凶作。電光閃於峽外。若金蛇之奔馳。舟搖動。如飄飄於大海之內。及夜。雨雖未止而月復出。寒光直徹於深澗。淒冷之氣。侵人毛骨。而船中已滲漏。以傘覆之。此度經歷。殊使人悽悶。此山峽之著名。蓋如美洲之魚格爾瀑布。皆以其奇特勝也。凡人心。中幻想。皆幽冥之境。而此山峽實似之。故予之游此山峽。實若遊於幽冥之中也。然既經歷此奇境。亦可謂不虛生此世。游客千輩。設種種形容之詞。而此山峽乃終古莫變。自予經此險絕幽僻之地。不能忍耐之心。已暫能忍。不和平之意。已暫能和。設想予生雖至緊急之事。皆可淡淡置之矣。故至揚子江之上游者。須有堅忍之志。諸君讀予書者。若欲往游。予甚祝之。使諸君得覽此平生未見之景。蓋世間萬事皆非我有。得見天地間之奇景。乃眞爲我之所有也。行此峽中。日日所見不同。或聳然而高。或亞然而低。巉石湍流。或令人生危懼之心。或引

人入勝而生其欣樂。諸君尋游覽之樂趣。第一須結一好友。攘攘爭微小之利權者。則屏絕之。凡游歷皆然。而在此揚子江之山峽中尤宜如是。蓋人之一生。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因錙銖計較。而生其嫌隙。殊覺不值。予思人稍存遜讓之心。則爲樂無窮。故予此次之游。自始及終。不稍存惱恨之意。人苟如此。天必引之入於勝境。而奢侈淫佚。其樂究爲有限。卽若在此山峽中。其奢儉如何。蓋非歷種種之奇境。而伏處此危舟之中。豈不悶甚矣乎。且船中用具皆不備。面盆爲僕落於江中。予友遂以盛醬之罈。作爲兩用。僕能操英語。作事尙勤。予等一路食茄菲及飯。每日三餐皆然。及至重慶。尙餘米八分之七。盡與廚役。予等所僱之船。長約四十尺。寬七尺。喫水八寸。飲食坐臥讀書行事醫藥皆在其中。立則頭觸於望板。艙之前共眠七人。僕及其友眠於船之後梢。船主及其伙則居於前。卽予等所居船艙之後也。船主之伙甚肥。喜誼諧。嗜鴉片。予等竊窺之。天未暮。卽收拾其煙具。予嘗勸止之。皆置若未聞。此日寒暑表五十度。至暮在冰點下三十度。時有雨。予坐